

目 录

1. 回忆惠水解放(续一)	魏向远 齐鲁青 董兰宾	1
2. 红军长征过定番	李怀昌 向自宜 胡庆麟	35
3. 惠水县建置沿革	向自宜 胡庆麟 李怀昌	43
4. 民国时期惠水(定番)历任知州、知事、县长简介	朱元康 吴治国	50
5. 抗日战争前夕定番县人口的分析	石开忠	55
6. 冗章初等小学堂创建始末	吴镇民 杨世明	63
7. 黔酒添新秀 酒厂换新颜——惠水县酒厂发展简史	雷德昌	67
8. 清代举人杨家贤受辱轶事	刘 亮	73
9. 久负盛名的摆金镰刀	杨绍华 赵崇友	76
10. 三都乡桐木寨唢呐	陈全忠 赵崇友	79
11. 羡塘燕子洞	李怀昌	81
12. 惠水佳泉——杨梅坡水	刘 亮	86
13. 话惠水民间歌舞	朱慕文 韦汉鸿 黄达武	88
14. 赶“老鹰坡”的由来	李怀昌	98
15. 遗著选抄	刘亮供稿并注释	101
同盟会员胡德明先生诗		101
刘宗尧挽胡德明先生联		102
张公节苗圃吟十韵选四		102
16. 古源禅师题壁	龙明远供稿	104
17. 惠水出土一具古尸	黄达武	105
18. 读者·作者·编者		109

图 片

1. 惠水县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 黄达武摄 封二
2. 妥塘燕子洞外景 黄达武摄 封三
3. 雅羊寨远景 继 高摄 24
4. 九龙山红军墓 赵崇友摄 42
5. 冗章“小学堂出入总簿” 复印件 64
6. 燕子洞群中的“穿洞” 黄达武摄 85
7. 明墓古尸 李怀昌 胡庆麟摄 107
8. 出土明墓中的《大统历》 县文化馆供稿 108

附 图

红军长征过定番进军路线图 (42页之后)

回忆惠水解放^(续一)

魏向远 齐鲁青 董兰宾

坚守惠水孤城

惠水全县土匪暴乱的策划者和总头目，是黔南大匪首曹绍华。曹匪自称“贵州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解放前夕率部流窜到惠水、罗甸、长顺、紫云四县交界地区，建立所谓“反共游击基地”。

这里是我县的雅羊、王佑、长安和打引等边沿地区，群山起伏，谷壑纵横，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称该地区为“筒马三槽”^{*}。此地有一个大恶霸地主白石先，自封是“三槽之王”，历届国民党县政府委任其为当地的区长、乡长等要职。白匪统治三槽，派款购枪，招兵买马，手下有几百名土匪武装，集官匪于一身，是当地的土皇帝。

曹绍华到此后，即大力策反，鼓动白石先独树旗帜，打出反共旗号“新编第一集团军”，封白匪为司令。曹匪并推荐特务韦殿初为白石先的参谋长。又指使董全和也向白匪入伙，打出了“新编第一集团军第二军”的旗号。

其实，明是董匪向白匪入伙，而实质是白石先股匪被董匪所操纵。董全和在曹绍华的指示下，趁机派其特务，四出活动，秘密策反，积极组织全县性的土匪暴乱。由于敌人早有

^{*} 第二辑本文中“野马三槽”均改为“筒马三槽”。

《应变计划》部署，加之我们缺乏准备，所以，迅速出现了全县性的土匪暴乱。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土匪第一次攻打惠水县城。早晨八点半钟，城北响起密集枪声，韦殿初和罗绍铨率匪部数百人，首先攻打县城北门。县大队驻扎在凤山顶上，紧挨北门城墙，哨兵发现敌情，边报警边还击。大队副彭志同和一连长郭庭柱，当即带领部队登上城墙狙击，攻城土匪分两路向城墙缺口冲来，有的匪徒已窜到城墙脚下，郭连长一声喊“打！”顿时枪声大作，把冲在前头的匪徒打倒在地，土匪遭到打击，乱作一团，纷纷逃窜；匪首在后面持枪督战，命令匪徒继续冲锋。匪徒利用有利地形，狂呼吼叫，疯狂射击。我军指战员沉着应战，土匪几次冲锋均被打退。

这时，县属机关干部，听见枪声得知情况紧急，县委书记王俊德、县长魏向远、财政局长丁秀儒、公安局副局长刘鸿鹏登上北城参战，正赶上一股土匪从杨梅坡涌来，轮番向城墙缺口冲锋，在郭连长指挥下，战斗打得很激烈。魏向远下令组织反冲锋，郭连长手持轻机枪，率领王均记和王守加两个班，杀出城墙缺口，在我猛烈打击下，毙伤匪徒多人，迫使土匪退回杨梅坡。政府秘书齐鲁青和粮食局长聂玉河登上靠北门的城墙时，发现从城北坟山迁回到县中（今民族中学，下同）门前的一股土匪，已接近北门路口。齐鲁青见此险情，当即调彭志同带一排兵力增援，集中火力封锁住北门路口，土匪被迫退回到县中背后山脚下。攻打城北的两路股匪，虽遭到我迎头痛击，但仍占据城北坟山和杨梅坡高地伺机反扑。

十时左右，城外西、南、东三个方向也发现土匪，县城

四郊枪声不断。南门外望城坡、西门外扒头寨、城东北长岭和抵门一带，聚集了来攻城的多股土匪，包围了惠水县城，形势十分严重。更危险的是城内也有零星枪声，似有敌人在城里策动内应，一场恶战迫在眼前。在城内的县委领导同志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采取三条应急措施：一是对城内的军政人员紧急动员，组织人人参战，誓死坚守惠水孤城。二是县委分工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申绍英校长和刘及武主任率随校武装人员坚守西、南部城防，王俊德和齐鲁青率县属军政武装人员坚守东、北部城防；吴文和魏向远坐镇随校校部指挥协同作战。三是在城内设岗戒严和武装巡逻，组织武装游行示威呼喊口号，震慑城内敌人，防止发生城内暴乱。王俊德又派叶永青率一班兵力，弹压监狱两百多名在押罪犯，严防暴动。

十时三十分，齐鲁青率领县属机关、随校机关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共计六十多人，全副武装，排成二路纵队从县政府出发，沿着城内主要街道武装游行示威，一路上挥臂举枪高呼“歼灭土匪，坚守惠水！”“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等口号，在游行队伍后面，刘鸿鹏领着公安人员，边游行边沿街布岗，组织巡逻人员，实行全城戒严。以后，城内零星枪声随即停止。事后审讯匪首得知，当时城内已有匪特潜入，阴谋攻城时里应外合，后见我早有戒备，不敢妄动。

十一时许，土匪发起总攻，三千多匪徒鸣枪嚎叫，冲下山坡和高地，越过田坝和村寨，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老城墙外围和城北新老场坝一带。

惠水县城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半部是古县城，筑有城墙。北半部是城外几块台地，小地名叫牛场坡、老场坝、

汪家大田、营盘上、坡头上和鬼市坡，自古为露天赶场场坝。后经历代扩建形成城外新城。抗日时期，县城居民增多，又挖开一段城墙开拓新街道，将城外圆台边与城内县府路沟通，至此老城与新城连成一片。

攻打老场坝的股匪，有五百多武装匪徒，由广顺惯匪黄国文(匪称黄大爷)、李朝忠和上马镇匪首金邦治带领。这群匪徒沿贵惠公路上的牛场桥冲过濠江，分两路从上马路口和牛场街攻进老场坝，又从前后左右攻打共和区公所。

共和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组成武工队下乡征粮，只留下几个人看家。枪声一响，民运干事黄逢荫赶紧关好大门，用木棒顶牢，副区长吴子元立即打电话向县委告急。区院内总共五个人：吴子元、黄逢荫、通讯员小龚、省征粮队指导员樊俊杰和一名队员。吴副区长严肃地告诉大家，“县委王政委命令我们，死守待援。”这时背后的匪徒已接近院墙，前面的匪徒已攻到大门，吴子元布置黄逢荫坚守后院，自己带着通讯员小龚冲向前门，樊指导员带他的一名队员登上前房二楼还击。攻打前大门的匪徒，多次从左右两侧攻到大门前都被击退。正在这时，吴子元发现，东侧辣子行街口拐角处，有个匪首不时伸头探脑地观察，手挥驳壳枪督战，指挥土匪进攻。吴子元指挥集中火力向他瞄准射击，顷刻，这一匪首被击毙，另一个匪首嚎吠哀叫，“黄大爷着了！黄大爷着了！”慌忙命众匪抢拉尸体，均被我击退。正当此时，牛场桥方向枪声大作。土匪听到枪声，阵脚大乱，竞相逃窜。

从牛场桥袭击土匪后路的是我上马武工队。这支武工队由共和区区委书记卓孔信率领，队员是从县、区机关抽调的干

部十八人，并配有县大队一个排的兵力，还有区属两个民兵班，共有武装人员八十多名，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头一天，县委见匪情形势紧张，决定把这支武工队调到县城附近增强城防。王俊德亲自写信派共和区董兰宾、陆初生二同志连夜送到上马司交给卓孔信。这一夜，天上下着濛濛细雨，道路泥泞。董、陆二人，在一名向导的身后，提着顶上膛的手枪摸黑前进。沿途依稀看到火把晃动，隐约听到讲话声，一派紧张的临战情景。董、陆二人不时监听黑暗中的动静，一路疾行，直到午夜十二点钟才见到卓孔信同志。董兰宾送上王俊德同志的亲笔信，传达了王俊德的指示：“土匪即将暴乱，形势严重，今夜务请卓政委率武工队撤到县城附近或进城驻防！”卓孔信看了两遍亲笔信，手一摆说：“放心吧！没有问题，今天我们打了一天土匪，从长田打到双井，又从双井打到翁吟河，土匪都被我们打散了，天黑才回来。你们两个任务完成了，快洗个脚睡觉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钟左右，上马武工队的同志大部分还没有起床，就听到县城方向响起了密集枪声，卓孔信同志判断，可能是土匪攻城，便下令紧急集合，跑步增援惠水县城。从上马司到姚家哨后，稍事休息，准备了解土匪攻城情况。这时，区民兵队长范奎从一户人家跑出来，神色紧张地对卓孔信说：“卓政委，我了解到真实情况，据当地百姓说，今早上天亮以前三千多土匪就已经攻进县城。我们的人一部分从北门撤出，绕道翁贵到花溪去了，没有撤出来的一小部分都退到县政府坚守，现在的枪声，就是土匪正在攻打县政府。”并说：“卓政委，我们现在不能再去县城，去县城是九死一生，我们只有绕道翁贵撤到花溪，或者绕道大坝撤到花溪，别无选

择”。卓孔信正在犹豫时，在场的有陆殿贵、刘树清、陈善亭、李怀孝、董兰宾等人同声说：“卓政委，我们哪里也不去，城里打得那么激烈，说明我们还有人在，我们应该打回去。”卓政委当机立断，下令向县城跑步前进。当我们到达长岭寨前面时，攻占牛场坡和上马路口的土匪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我们一个冲锋占领了牛场桥头。卓孔信同志下令机枪、步枪掩护，县大队一连一排组织了突击小组强行突击，结果几次突击到桥中间都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来。硬冲不行，我们就采取政治攻势，向着牛场坡高声喊道：“我们是十七军先头部队，你们已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土匪吼叫着开枪射击，武工队又猛烈开火还击，压住敌人火力，接着再向敌人喊话，如此反复多次都没有冲过桥去。

此时，战局出现了新情况，大股土匪从县城老场坝冲向濠江河边，纷纷涉水过河。武工队误认为是土匪过河迂回到我背后，妄图包围我们。卓孔信立即命令武工队撤离牛场桥，退守到公路右侧的一片坟岗荒地，以便牵制敌人。区民兵队队长范奎见此险情，竟率部掉头往长岭寨脱逃，并掉转枪口向制止他逃跑的刘树清同志开了一枪。这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兵痞，叛变后担任了土匪营长，行凶作恶，枪杀我掉队的多名征粮队员，又伙同地主、保长周绍奎捕捉我委任的上马镇镇长滕景叔。滕镇长是留美的农业专家，曾在国民党李济深部下任上校参谋，还当过江苏省某县的两任县长，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后解甲归田，来惠水创办姚家哨实验农场。解放后，积极拥护我党政策。范奎、周绍奎等威逼滕投降，滕景叔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后惨遭周绍奎匪徒枪杀于上马司场口，剥光衣服，抛尸濠江河滩。

卓孔信退守坟岗后，听到城北梁子上有激烈的枪声。这时从对面跑来县大队的一名战士向卓孔信报告说：“卓政委，我们县大队已从城北出击，彭大队长要求你们从奇沙坝包抄增援。”

追击城北梁子上土匪的部队，是县大队彭志同率领的一个排。当土匪发起总攻时，攻打北门的匪参谋长韦殿初、匪首罗绍铨率领匪众组织冲锋。坚守北门的县大队屡次打退土匪的进攻，士气大振，斗志旺盛，给了土匪沉重的打击。在北门城头指挥战斗的王俊德和齐鲁青，抓住土匪士气低落伤亡严重的有利战机，决定组织出击，迂回到敌后歼灭匪徒。齐鲁青从守城部队中抽出部份兵力从北门绕道县中迂回到麻雀冲，突然出现在土匪据守的坟山阵地前沿。我出击部队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毙敌多人，打得土匪昏头转向，狼狈逃窜。

王俊德和齐鲁青率部占领坟山后，又指挥县大队分兵两路，乘胜追击溃逃败匪：郭庭柱和张世荣率一路兵力向西侧进击，从马蹄坡追击到杨梅坡一带，沿途毙伤和俘敌十多名；彭志同和夏福成率另一路兵力追击，冲上城北梁子上，一举击溃盘踞在这个山顶寨子的股匪，匪徒纷纷夺路下山逃命，彭志同立即派人与上马武工队联系，请即包抄逃敌。

卓孔信得知后当即分兵两路，亲自与陈善亭率县大队一连一排战士，迂回到奇沙坝包抄从梁子上败逃的匪徒。董兰宾、陆初生、徐腾飞、卢达等人从正面过牛场桥，通过牛场街直达共和区公所。这时围攻共和区的土匪已全部溃逃。

卓孔信堵截梁子上股匪，一匪首率二十多名亡命匪徒，退回山顶寨子里，被我两路部队前后夹击，匪徒龟缩到一座三合院内负隅顽抗。彭志同下令强攻，战士刘永芳端起冲锋

枪，跃进院内，不幸中弹牺牲。一班长连续投掷手榴弹，炸死炸伤匪徒多人，其余的匪徒便举手投降，取得全歼梁子上股匪的胜利。此时，山下的战斗仍很激烈，城西、城南和城东的战斗，正处在胶着状态。卓孔信和彭志同赶紧率部返城增援。

攻打县城西门的股匪，属攻城土匪总指挥董全和的主力。该匪首自称有兵力一个军，其实他仅有张光雄、金邦治和谢炳之等数股土匪，再加上龙啸吟等三都地区股匪共有匪众一千多人。攻城这天早晨，董全和率匪向县城进犯，企图先攻打城郊上田寨和六坡等地的随校八大队。扬言“先收拾掉这帮反水国军军官！”八大队多是国民党第十九兵团的起义校尉军官，他们在随校学习三个月，进步较快，政治觉悟大有提高。在土匪全面暴乱的形势下，没有发现动摇变节的情况。当土匪把八大队学员包围后，先是喊话劝降，接着开枪攻击。因八大队学员每班只有自卫枪枝一、两支，大多数人只好手持木棒、板凳和石块作武器。但他们毫不示弱，临危不惧，与匪徒拼杀了两个多小时，土匪死伤二、三十人，八大队只有十多人负伤，薄墨林、刘宗德和马迁三学员战死，董全和见强攻不下，便下令土匪后撤。八大队领导抓住战机，指挥全体学员往县城突围。

上午十时，董全和在扒头寨设立攻城指挥部。十一时，五大股土匪发起总攻，县城四周同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董全和为显示指挥的威风，把攻城指挥部迁到前沿西门仓库，并亲自督战，集中机关枪疯狂扫射，轮番向西门冲锋。

负责指挥西门城防的随校政治部主任刘及武，兵力只有一百多人，包括警卫员、通讯员、政工干部和后勤人员，枪

支也少，幸好校部有几十箱手榴弹被扛到城墙垛口备用。刘及武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沉着应战。坚信我军虽少，但大都是党、团员和革命老战士，他们久经战斗、坚不可摧，一定能以少胜多，寸步不让！一百多名守城指战员斗志昂扬，以密集近战火力，打退了土匪一次接一次的冲锋。

董全和连续三次派出敢死队，都被我军以手榴弹消灭于西门城外。当董全和组织第四批敢死队攻城时，又遭到重大的惨败。

攻打县城南门的股匪，是朱子刚和邓子贞的两路股匪，有匪徒八百多人。朱子刚是行伍出身，又是城内人，熟悉地形，略懂军事。但没料到，指挥南门城防的竟是随校校长兼县委书记申绍英同志。

申校长组织起来的守城兵力，只有两百多名，八十多支枪，主力是随校警卫连的一个留守排。这支守城部队迅速进入阵地坚守城头。其余一百多名徒手学员分段抢修坍塌的城墙，很短的时间就运来大批石头和砂袋、麻包，堵死了六处城墙缺口。申校长下令警卫排分驻两旁城垛后埋伏。当朱、邓二匪率部冲过南门大桥，杀气腾腾地进犯县城时，申校长诱敌进入射程内。一声令下，“给我狠狠地打！”顿时，密集的火力射向匪群，六〇小炮的炮弹在土匪群中爆炸。匪徒遭到迎头痛击，伤亡惨重。朱、邓股匪被杀了个下马威，于是纠集手下匪首，收拢被打散的匪徒，改变攻城战术。朱子刚随将部份兵力向南门城下运动。邓子贞匪众二百多人，迂回到城东门。

县城东门一带的古城墙，尚保存完整，高大牢固，东门城楼和城门也完好无损。县委王俊德政委指令东门的机关

（包括税务局和县人民银行）人员共同守卫东门。当枪声四起，土匪发起总攻时，守卫东门城门洞的朱慕文和祝匡德，奉命立即将城门关闭并加门上锁，姜海秀和陈华民率领江清风、朱希文等人，迅速登上城楼，监视城外匪情，摆好应战的态势。当时税务局和银行共有十多人参战，但都配备有长短枪支和手榴弹，具有一个班的战斗力。

邓子贞匪部悄悄摸到东门外岔路口，即被我发现。守城人员瞄准射击，两个匪徒应声倒下。匪首偷袭失败，气急败坏，便指挥众匪向城楼射击，我给予有力的还击，并接连击退了匪众两次冲锋。邓匪发起第三次冲锋时，我方手榴弹掷完了，匪徒一直冲到了城墙脚下，有的匪徒已钻进城门洞，用枪托敲打城门。姜海秀立即飞奔随校指挥部告急求援，吴文政委和魏向远随即派一个班增援东门。吴政委手中只有两个班的机动兵力，还是头一天从贵阳押运盐巴乘汽车来惠水的，是省军区的直属警备部队，每个班有机枪两挺，冲锋枪四支，装备精良。增援部队一登上东门城楼，先向城下投掷手榴弹，紧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开火，直杀得敌人争相逃命，无力还击，连指挥的匪首也被击伤。邓子贞匪部以惨败告终。我增援部队随即返回待令。

朱匪攻打南门时，避开了正面强攻南门街口，将匪徒分散推进到城墙脚下，组织小股土匪冲向六处城墙坍口，接二连三的冲击。分段把守坍口的随校学员，各自为战，奋勇抵抗，以步枪和手榴弹打退了土匪的多次冲锋。在这次战斗中，二大队学员田树森中弹牺牲，在场战友无不悲愤填膺，申校长下令各坍口守军就地组织小规模出击，打乱了匪徒的“全线攻击，多处突破”的战术。

朱子刚眼见攻城计划全盘失败，赤膊上阵，决心孤注一掷。

十二时许，朱匪指挥多挺机枪同时开火，掩护匪徒向南门街口冲锋。申校长见匪来势凶猛，命警卫排上好刺刀，揭开手榴弹盖，把匪徒诱进街口，以期歼灭敌人。当第一批匪徒冲进街口时，我全排战士一齐开火。霎时间，南门街口杀声震天。我英勇的警卫战士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给匪徒以惨重杀伤，我只有少量伤亡。在这紧要关头，吴文亲率两个机动警卫班，从江西会馆迂回到南门城墙，从侧面出击。朱匪遭此两面突然袭击，惊慌万状，狼狈逃窜。此时，出现了新情况，土匪身后枪声大作。原来，从摆金撤回县城的全体人员，已抵达南门望城坡，占领了山头阵地，居高临下，从敌人背后发起了攻击。早在头天即二十日晚，明华区四十多名军政人员，在区委书记王泰然和副区长刘志洪的率领下，从摆金往县城紧急撤回，于次日十一时许抵达望城关，时值土匪攻打县城，王泰然立即把全部人员部署在望城坡一带。十二时许，王泰然同随校征粮队队长赵庆昌同志率部冲过南门大桥，突袭敌人背后，直杀得匪徒昏头转向，四散逃窜。

下午一时，土匪全线崩溃。王俊德政委亲自率领刘鸿鹏、姜海秀、陈华民、江清风、朱慕文等去看望共和区的同志，走到大坝路时王政委指着匪首黄大爷的尸体诙谐地说：

“你瞧，这家伙赖在这儿不走了！”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

当天下午，县委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当时土匪暴乱形势和对策，确定了四条有力措施：一是预防土匪反扑，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天黑以前组织部队向城郊村寨出

击；二是把城内军政人员，组织起来，加强巡逻守卫，强化城防；三是向省军区告急，请求增援武器弹药；四是清查和救援未按期返城的我军政人员，特别要找到新安区大批军政人员。

傍晚，我两支反击部队向城郊出击。一支由彭志同率县大队出击满坝、扒头寨一带村寨，采取围村搜查的办法，俘获匪徒一百多名。一支是随校警卫部队同时向东南郊出击，在杨家寨和程番等村寨俘获残匪上百名。两次反击，出匪意料，土匪纷纷连夜撤离县城四郊。

第二天，即三月二十二日上午，随校供给处齐玉恩处长乘车赴贵阳领运武器，刚出城五公里，就遭土匪伏击。齐处长负伤退返县城。县委又紧急研究，认为匪乱严重，形势紧迫。为了坚守县城，保存实力，当即向省军区发告急电报，要求火速增援随校武器弹药，以便更有力的打击土匪。省军区立即复电：随校要配合县政府共同坚守惠水县城，并告增援武器即日运到。省军区当天派一四八团的两个连，押运一车增援武器来惠水，在快要到达赤土时，忽遭二百多土匪伏击，同志们立即占领了山头，向土匪猛扑，土匪遭痛击后狼狈败逃。在这次突袭战斗中共计活捉土匪五十七名，打死土匪十多名，击伤土匪二名，胜利完成了增援军火的任务。

三月二十二日，随校教育长刘堉率领一大队二中队和五中队大部，区委书记张开科率新安区的全体同志和省征粮队部份人员，共计两百多人，经过三天三夜的浴血苦战，冲破土匪的重重包围和紧追堵截，杀回惠水县城。刘堉率部往县城冲杀，给了南部断杉、茨塘一带多股土匪有力打击，牵制了上千名赴县攻城的土匪武装，沿途又给我下乡征粮的军政人员

解围，使他们同路撤回县城。

在回县城的要道上，刘增同志率部经过毛家苑奔袭三都。土匪攻打县城失败，惊魂未定，见我增援，不战自溃，三雅区公所被解围。当时，三雅区公所仅有区长司汉民、干事陈胜和孙清恒等七位同志，遭到龙啸吟匪部两次攻打。由于随校派出两个班兵力赴三都，接应刘增部返县，杀进三都场坝，打退了土匪的多次进攻，战斗两天两夜，毙伤匪徒多名。

刘增在区公所听取司汉民汇报，听到区委书记李广盈等同志在芦山镇牺牲的沉痛消息后，噙着泪花说：“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笔血债，务必剿灭土匪，为战友复仇！”当天下午，新安区和三雅区的军政人员，同路返回县城。

从新安区返县的随校五中队（称青年中队），全体学员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战士，原在野战部队当老三员（警卫员、通讯员、侦察员），后调随校培训。他们饱经战火考验，觉悟高，斗志昂，英勇善战。随校党委把这个中队编成征粮武工队，派到断杉、芦山和雅水等地工作，由中队长李凤山驻断杉指挥。当土匪全县暴乱。五中队首当其冲，伤亡较大。县政府秘书齐鲁青特意把五中队迎接到县政府前院宿营，以便好好地休整。

这一天晚上，随校党委和县委的七位领导成员，在申绍英率领下集体看望五中队指战员。李凤山正在集合全体指战员点名，首长们来到队列前面，望着短了半截的队列，心情异常沉痛。申校长低声问：“减员多少？”李凤山以颤抖的声音答道：“报告首长，我五中队原有学员一百五十七名，现有七十四名，减员八十三名！”泪水从中队长的眼里夺眶

而下，在场的指战员也情不自禁地流泪，有的学员泣不成声。申校长抑制着内心的悲痛，向学员发表了讲话，鼓励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勇猛反击土匪暴乱，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后来五中队又有陆续归队的学员二十二名，这些幸存者都是在土匪暴乱时与匪徒浴血奋战后，昼伏夜行，独自杀返县城的。五中队实际减员六十一名。

在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全县土匪暴乱期间，英勇牺牲的烈士还有：省征粮队在雅水牛场牺牲的姬刚和杨光森等八同志；在雅水合爱牺牲的王定燮和魏勇等七同志；在冷水河牺牲的谢纪常和张匡亚等九同志；在姚哨牺牲的周金山等二同志；县、区地方干部也有多人牺牲在三都、毛家苑、芦山、上马、摆金、斗底、摆榜、雅水等地。

三月二十四日，申绍英召开了县委全体会议。吴文、王俊德、魏向远、刘培、刘及武、齐鲁青和李鲁辉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总结检讨了麻痹轻敌的惨痛教训，仔细分析了土匪暴乱的前因后果。

从土匪三月二十一日攻打县城的兵力看，总共有三千多人，在战斗中遭我毙伤一百多人，俘虏三百六十多人，包括中、小匪首二十多名。据俘虏供称，尚有五股土匪没有邀约参与攻打县城。事后得知，并非这五股匪首失约，而是被我各区返县武装所牵制，无法脱身参战。

县委在分析全县性土匪大暴乱形成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有三条：一是在全国、全省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下，接管惠水后的工作比较顺利，因而，我们思想上麻痹轻敌，丧失革命警惕性；二是惠水解放以后，我们只接管了国民党的上层统治机构，乡、保、甲制度原封未动，他们还控制着广大农

村，有一定号召力。土匪暴动时不少乡、保、甲长当了匪首；三是解放前夕祝时雨炮制有一个“应变计划”，又布置了一批特务潜伏下来，解放后没有受到触动。以这批特务为首，依靠当地封建势力和反动分子为基础，煽动、威逼、欺骗、裹胁群众搞起来的土匪武装，多达数千之众。

匪首威逼、欺骗群众的手段很多，主要有：强迫有枪的群众为匪，有枪的不当土匪者，则要把枪献出来；强迫佃户为匪，威胁说：“哪个不跟老子去打惠水要抽田退佃”、“不去打惠水，要杀头”；有的匪首利用群众没有盐巴吃的困难，欺骗说：“惠水城内有盐巴，打开县城随你挑”；有的匪首欺骗说：“城内军大的女学生多得很，又有文化又漂亮，打开县城抢来做婆娘”。所以，第一天土匪攻城时，发现很多扛扁担、背口袋、拿绳索的各族农民群众。

在这次县委会上，还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对大西南解放初期，要集中精力剿匪反霸的指示》，又反复讨论如何结合本县实际，正确贯彻“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问题。最后，一致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组建军事进剿的武装反击大队，调随校八大队徐大队副任大队长，李克温任政委。下属三个战斗连队：将县大队一、二连合编为第一连，仍称县大队；扩编随校警卫连为第二连，名称不变；补充、改编随校的征粮队为第三连。二是发动群众，先在和平镇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农会，组建民兵，展开对敌情报工作。三是对土匪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从实行我军宽大俘虏的政策做起，发动攻心战。

会后，我公安人员把在押的土匪三百二十多名（他们绝大多数是被迫参加的农民），分两队带到县政府门前广场和